

孔子编年 宋 胡仔撰

卷一

孔子之先宋人也，武王克商，以商遗民，封纣之子武庚以奉汤祀，及武庚以管蔡叛，成王命周公诛之，以纣之庶兄微子启为商后，封于宋。微子启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愨公共立。愨公共卒，弟炀公熙立。愨公长子曰弗父何，何之弟鮒祀弑炀公，以国授何，何弗受，鮒祀立，是为厉公。而何世为宋大夫，其曾孙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父嘉，孔父，生时所赐号也。子孙因以为氏。为华父督所杀，其子奔鲁，始为陬人。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以勇力闻于诸侯。晚求婚于颜氏，颜氏三女，季曰征在，妻之，生孔子。

庚戌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平乡陬邑

初，征在祷于尼丘之山，而生孔子，故名之曰丘，字仲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

辛亥鲁襄公二十三年年二

壬子鲁襄公二十四年年三

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

癸丑鲁襄公二十五年年四

弟子秦商生

甲寅鲁襄公二十六年年五

乙卯鲁襄公二十七年年六

弟子颜路生

丙辰鲁襄公二十八年年七

丁巳鲁襄公二十九年年八

戊午鲁襄公三十年年九

弟子仲由生

己未鲁襄公三十一年年十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止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国实頼之岂唯一二臣孔子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庚申鲁昭公元年年十一

弟子漆雕开生

辛酉鲁昭公二年年十二

壬戌鲁昭公三年年十三

癸亥鲁昭公四年年十四

甲子鲁昭公五年年十五

鲁叔孙穆子初辟侨如之难奔齐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生子曰牛至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后穆子反鲁以牛为竖有宠牛拘孟丙杀之仲壬奔齐穆子病竖牛弗馈食而卒竖牛立昭子而相之仲壬闻丧至自齐季孙欲立之南遗曰叔孙氏厚则季氏薄彼实乱家子勿与知不亦可乎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夫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适立庶又披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孔子曰叔孙昭子不劳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弟子闵损生

乙丑鲁昭公六年年十六

丙寅鲁昭公七年年十七

丁卯鲁昭公八年年十八

戊辰鲁昭公九年年十九

娶于宋之开官氏

巳巳鲁昭公十年年二十

伯鱼生昭公使人遗以鲤鱼孔子荣君之赐因名之曰鲤字伯鱼

庚午鲁昭公十一年年二十一

辛未鲁昭公十二年年二十二

楚灵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孔子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溪

楚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诸射之毙一人鞬弓又及谓之又毙二人每毙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壬申鲁昭公十三年年二十三

癸酉鲁昭公十四年年二十四

晋邢侯与雍子争鄙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已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母颜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乃殡其母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陬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甲戌鲁昭公十五年年二十五

孔子合葬母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乙亥鲁昭公十六年年二十六

孔子母丧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

丙子鲁昭公十七年年二十七

郟子来朝昭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鳳鸟氏歷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鷓鴣氏司马也鸛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也者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滯者也自顓頊以来不能纪遠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孔子闻之见于郟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遂之郟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甚相亲顾谓子路曰取束帛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士不中间见女嫁无媒君子不以交礼也有间又顾谓子路子路又对如初孔子曰由诗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贤士也于斯不赠则终身弗能见也小子行之

丁丑鲁昭公十八年年二十八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者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人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觶而语公罔之裘扬觶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耄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又扬觶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旃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

也盖仅有存者

戊寅鲁昭公十九年年二十九

在鲁

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

己卯鲁昭公二十年年三十

在鲁

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继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卫宗鲁由齐豹事公孟縶齐豹将杀公孟縶宗鲁知而弗告及难作死之琴张将往吊之孔子曰齐豹之盗而孟縶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

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絺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产卒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弟子高柴巫马施生

庚辰鲁昭公二十一年年三十一

在鲁

鲁有俭嗇者瓦鬲羹食食之自谓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馈子路曰瓦甗陋器也羹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饌具之为厚以其食厚而思我焉

弟子端木赐生

辛巳鲁昭公二十二年年三十二

在鲁

鲁人有独处室者邻之嫠妇亦独处一室夜暴风雨至嫠妇室坏趋而托焉鲁人闭户而不纳嫠妇自牖与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纳我乎鲁人曰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尔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嫠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

乱鲁人曰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闻之曰善哉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袭其为可不谓智乎

壬午鲁昭公二十三年年三十三

在鲁

癸未鲁昭公二十四年年三十四

鲁大夫孟僖子将死召其大夫而属之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饁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纆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孔子孔子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懿子可则效已矣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奭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遂言于鲁君曰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乘资之臣请与俱往鲁君予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侍御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苾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孔子将问礼于老聃聃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出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雨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观周明堂覩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宸南面以朝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是犹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

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成江河绵绵不絕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

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子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伯常騫问于孔子曰騫固周之贱史也不自以不肖将北面以事君子敢问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隐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穷道亦不隐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问也自丘之闻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听者无察则道不入奇伟不稽则道不信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制无度量则事不成其政晓察则民不保又尝闻君子之言志矣刚折者不终径易者则数伤浩倨者则不亲就利者则无不弊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矣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佛此四者某之所闻也

孔子将去周老聃问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甲申鲁昭公二十五年年三十五

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干侯鲁乱孔子适齐中路闻哭者之声其音甚哀孔子谓其仆曰此哭哀则哀矣然非丧者之哀矣驱而前少进见有异人焉拥镰带索哭者不衰孔子下车追而问曰子何人也对曰吾丘吾子也曰子非丧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觉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闻乎愿子告吾无隐也丘吾子曰吾少时好乐周遍天下后还丧吾亲是一失也长事齐君君骄奢失士臣节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离绝是三失也夫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不可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也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识之斯足为戒矣自是弟子辞归养亲者十有三

孔子至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问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是时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夺其民而公不悟故孔子及之它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

孔子去齐舍于外馆景公造焉宾主之辞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适至言先王庙灾景公覆问灾何王之庙也孔子曰此必厘王之庙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报其德祸亦如之夫厘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华丽之饕宫室崇峻舆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庙焉以是占之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罚其庙也孔子曰盖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则文武之嗣无乃殄乎故当殃其庙以彰其过俄顷左右报曰所灾者厘王庙也景公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过人远矣

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乙酉鲁昭公二十六年年三十六

在齐

齐高庭问于孔子曰庭不广交不择地攘袂而执贄静气以问事君子之道愿夫子告之孔子曰贞以干之敬以辅之施仁无倦见君子则举之见小人则退之去汝恶心而忠与之效其行修其礼千里之外亲如兄弟行不效礼不修则对门不汝通矣夫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惧以除患恭俭以避难者也终身为善一行则败之可不慎乎

弟子樊须生

丙戌鲁昭公二十七年年三十七

在齐

吳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丁亥鲁昭公二十八年年三十八

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鄆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焉首大夫孟丙为孟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辛来昔叔向适郑鬻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鬻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扬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遠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戊子鲁昭公二十九年年三十九

在齐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濱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弟子颜回澹台灭明生

己丑鲁昭公三十年年四十

在齐

弟子陈亢生

庚寅鲁昭公三十一年年四十一

在齐

齐大旱春饥景公问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则乘弩马力役不兴驰道不修
祈以币玉祭事不悬祀以下牲此则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

辛卯鲁昭公三十二年年四十二

齐景公将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适不可以
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
乐缺弛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诣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
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见孔子不敬商其礼曰待子以季氏吾不能以
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犹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欲去景公亦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
行反乎鲁

弟子公西华生

壬辰鲁定公元年年四十三

在鲁

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朝舒翅而跳齐侯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
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迅两肩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
其应至矣急告民趋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
唯齐有备不败景公曰圣人之言信有征矣

弟子有若生

孔子编年卷二宋胡仔撰

癸巳鲁定公二年年四十四

在鲁

弟子卜商生

甲午鲁定公三年年四十五

在鲁

二月辛卯邾庄公卒隱公即位将冠使大夫因孟懿子问礼于孔子孔子曰其礼如
世子之冠冠于阼阶以着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虽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其礼无变天下无生而贵者故也行冠事必于祖庙以裸享
之礼以将之以金石之乐节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长
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虽幼其即位则尊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

子曰然则诸侯之冠异天子与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丧是亦冠也已人君所无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礼也孔子曰诸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有自来矣今无讥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颂曰祝王达而弃幼祝雍辞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嗇于时惠于财亲贤而任能其颂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袞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诸侯之冠其所以为宾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则以卿为宾无介公自为主迎宾揖升自阼立于席比其礼也则如士飧之以三献之礼既醴降自阼诸侯非公而自为主者其所以异皆降自西阶玄端与皮弁异朝服素鞞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币于宾则束帛乘马王太子庶子之冠拟焉皆天子自为三其礼与士无变飧食宾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缙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齐则缙之其綷也吾未之闻今则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异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积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弟子言偃生

乙未鲁定公四年年四十六

在鲁

观鲁桓公庙有欬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虚则欬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诚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

弟子曾参生

丙辛鲁定公五年年四十七

在鲁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问孔子曰得狗孔子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闾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也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

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季桓子嬖臣曰仲梁懷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骄阳虎执懷桓子怒阳虎因囚季桓子盟而释之阳虎自此益轻季氏阳虎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賜于士不得受之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虎时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鲁君臣上下皆失其正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弟子至自遠方学业者益众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丁酉鲁定公六年年四十八

在鲁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弟子颛孙师生

戊戌鲁定公七年年四十九

在鲁

定公问于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劝寡人使隆敬于高年何也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将天下实賴之岂唯鲁哉公曰何也其义可得闻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焉年之贵于天下久矣次于事亲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八十则不俟朝君问则就之而悌达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并不错则随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于道路而悌达乎道路矣居乡以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役颁禽隆之长者而悌达乎搜狩矣军旅什伍同爵则尚齿而悌达乎军旅矣夫圣王之教孝悌发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搜狩循于军旅则众感以义死而弗敢犯公曰善哉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将亡后一年而亡门人问

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过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尽于其亲将祭而亡其牲则其余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弟子宓不齐生

己亥鲁定公八年年五十

在鲁

阳虎将杀三桓不克出奔齐公山不狃为费宰不得志于季氏与虎同恶以费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孔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然卒不行时阳虎奔齐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鲁用天子礼乐而季氏僭用于家故孔子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读易韦编三绝为彖象文言系辞以发其秘夫叙书则断尧典论诗则首周南约鲁史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皆因前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弟子叔仲会冉儒曹恤伯虔生

庚子鲁定公九年年五十一

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道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也何但鲁国而已哉

阳虎既奔齐复奔晋适赵氏孔子闻之谓子路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子路曰权不在焉岂能为乱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阳虎亲富而不亲仁有宠于季氏又将杀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齐齐人囚之乃亡归晋是齐鲁二国已去其疾赵简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说而从其谋祸败所终非一世可知也

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珣璠敛赠以珠玉孔子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而以宝玉是犹暴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

孔子尝助祭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鄫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

是礼也

辛丑鲁定公十年年五十二

孔子由中都宰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为大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时有父子讼者夫子同陞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说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试责臣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惟曰未有逊事言必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诗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力而不试刑错而不用今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道不胜也夫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载陟焉何哉陵迟故也今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见季桓子季桓子不说孔子又见之宰予进曰昔予也尝闻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则弗动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节数矣不可已乎孔子曰然鲁国以众相陵也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则将乱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何不先自远刑罚自此之后国无争者

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已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定公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之于夹谷鲁定公将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许之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好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逊揖而登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孔子歷阶而进以公对曰士兵之两君好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怍麾之避而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歷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惑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加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将盟齐人加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齐侯将享公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是用糝稗也用糝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齐侯归

责其羣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柰何有司进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实于是齐侯乃归我郟讙龟阴之田

壬寅鲁定公十一年年五十三

孔子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孔子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干焉坤干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户粢醢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瑟琴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与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布醴醢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之大成也

弟子公孙龙生

癸卯鲁定公十二年年五十四

孔子为司寇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

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廐焚孔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乃之火所乡人有为火来者则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贡曰敢问何也孔子曰其来也亦相吊之道也吾为有司则拜之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甲辰鲁定公十三年年五十五

为大司寇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定公问于颜回曰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必佚定公色不悦谓左右曰君子固有诳人也颜回退后三日而来诉之曰东野毕之马佚两骖曳两服入于廐公闻之越席而起促驾召颜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问吾子以东野毕之御而子曰善则善矣其马将佚不识吾子奚以知之颜回对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御也乘马执辔御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犹乃求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义大矣愿少进乎颜回曰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公悦遂以告孔子孔子对曰夫其所以为颜回者此之类也岂足多哉

定公问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对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闻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启蛰之月则又祈谷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礼也鲁无冬至大郊之事降杀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于南所以就阳位也于郊故谓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茧栗必在涤三月后稷之牛

唯具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扫地而祭贵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万物无可以称之者故因其自然之体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礼仪可得闻乎孔子对曰臣闻天子卜郊受命则于祖庙而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卜之日王亲立于泽宫以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卜献命库门之内所以诫百官也将郊则供天子皮弁以听报示民严上也郊之日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泛扫清路行者毕止弗命而民听敬之至也天子大裘被之黼大裘象天乘素车贵其质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坛王脱裘矣服袞以临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则天数也臣闻之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不足以飨帝是以君子无敢轻议于礼者也乡人雩孔子朝服立于阼阶

孔子编年卷三宋胡仔撰

乙巳鲁定公十四年年五十六

孔子由大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其贵下人乎于是秉政七日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遽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聚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凡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与闻国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匹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饜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饜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已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师已反桓子曰师已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至卫主于子路妻兄颜雝由卫之执政有欲孔子昵已者于是大夫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对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过蒲子路时为蒲大夫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宽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之政而三称其善其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吾见其政矣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墙屋完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闲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断故其民不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其善庸尽其善者乎在蒲时子路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洫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箪食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贡忿然不说往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匱乏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廩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女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女速已则可否则女之见罪必矣居月余复反于卫主蘧伯玉孔子尝称蘧伯玉曰君子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懷之卫灵公夫人南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吾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在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而去

去卫过曹适宋见宋君宋君问孔子曰吾欲使长有国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无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孔子对曰千乘之君问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问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尽可得也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神则日月当时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任能黜否则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岂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难唯欲行之云耳

在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拔去其树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自宋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郑东门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

状未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丙午鲁定公十五年五十七

自郑适陈主于司城贞子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罍矢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以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罍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邾隐公朝于鲁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定公薨孔子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丁未鲁哀公元年年五十八

在陈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戊申鲁哀公二年年五十九

居陈已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于是去陈将复适卫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夫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挺剑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哉不伐蒲是时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叹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击磬于卫有荷簣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硠硠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孔子闻之曰果哉末之难矣自卫将适晋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曰可以益矣曰丘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矣黯然而黑颀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孰能为此也师襄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适晋至河间赵简子杀嬖鸣犊舜华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

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窋鸣犊舜华晋之贤大夫也赵氏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其邑何则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丘哉乃还息于陬乡作陬操以哀之反于卫复主蘧伯玉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己酉鲁哀公三年年六十

在陈

鲁桓宫僖宫灾孔子闻之曰其桓僖乎陈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三日鲁使至问焉则桓僖也陈侯谓子贡曰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对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庚戌鲁哀公四年年六十一

自陈适蔡

辛亥鲁哀公五年年六十二

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叶公因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尔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怵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羣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路从而后遇荷蓑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壬子鲁哀公六年年六十三

吳伐陈楚昭王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从之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而滥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时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者特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而志不遠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丑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于是使子贡见楚昭王昭王以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时陈蔡弟子从孔子者皆不及门故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皆升堂入室者也当时弟子学业者三千人高弟七十其尤贤者十人而已

适楚中道有渔者而献鱼焉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市遠无所鬻也思虑弃之糞壤不如献之君子故敢以进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扫地将以烹祭门人曰彼将弃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诸惜其腐馁而欲以务施者仁人之情也恶有受人之馈而无祭者乎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国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祭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师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率常可矣秋楚子轸卒

楚狂接輿歌而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自楚反乎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驂而賻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说驂说驂于旧馆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癸丑鲁哀公七年年六十四

在卫先时卫灵公死而世子蒯瞶入于戚蒯瞶之子出公辄立父子争国孔子既至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是时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谓孔子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甲寅鲁哀公八年年六十五

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已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孔子昧旦晨兴颜回侍侧闻哭者之声甚哀子曰回女知此何所哭乎对曰回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有生离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对曰回闻恒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回窃以音类知之孔子使人问哭者果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之长诀孔子曰回也善于识音矣

卫将军文子将立先君之庙于其家使子羔访于孔子孔子曰公庙设于私家非古礼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问尊卑上下立庙之制可得闻乎尔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设祖宗乃为亲疏贵贱多少之数是故天子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太祖近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焉享尝乃止诸侯立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祖考庙享尝乃止大夫立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享尝乃止士立一庙曰考庙王考无庙合而享尝乃止庶人无庙四时祭于寝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变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谓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谓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应为太祖者则其庙不毁不及太祖虽所禘郊其庙则毁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诸见祖宗者其庙皆不毁子羔又问曰祭典云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颛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曰善如女所问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它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有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

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乙卯鲁哀公九年年六十六

在卫

卫司徒敬子卒孔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尽声而退蘧伯玉请曰卫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焉相焉孔子许之掘中溜而浴毁灶而缀足袭于床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门及墓男子西面妇人东面既封而归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问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已

丙辰鲁哀公十年年六十七

在卫

孔子编年卷四宋胡仔撰

丁巳鲁哀公十一年年六十八

在卫己五年

齐师伐鲁及清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师逆之获甲首八十齐人宵遁冉求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是役也公为与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殒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又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冉求既有功于鲁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求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之鬼神而无憾然求之不以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无以小人间之则可矣

卫孔文子将攻大叔访于仲尼仲尼曰簠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会季康子逐公革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于是自卫反鲁息驾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圉流九十里鱼鳖不为导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圉流九十里鱼鳖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问之曰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之身亲之而况于人乎

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恇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乃止过泰山侧有妇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子游为武城宰孔子过之闻弦歌之声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

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因问曰女得人焉尔乎子游对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由此澹台灭明见于孔子然状貌甚恶孔子以为材薄既受业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至鲁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懷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为寶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鸛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溇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櫓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华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羸而翹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寬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錙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恩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

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孔子孔子曰丘不识也三发卒焉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暴无厌则虽以田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卒用田赋

季孙旅于泰山孔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是时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黜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叔仲会与孔旋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执笔记事孟武伯见孔子而问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学岂识于壮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也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孔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孔子曰嘻其甚矣伯鱼闻之遂除之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逖罪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国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辍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戊午鲁哀公十二年六十九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綯放经而拜

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对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康子问政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盗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因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

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呉之伐越也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呉子使使聘鲁且问之孔子曰无以吾命也宾既将命发币于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彻俎而燕客执骨而问曰骨何者为大孔子曰丘闻之昔禹致羣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专车此为大矣客曰谁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纪纲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孔子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鲁之君臣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盖父母之邦且将老焉自周室衰微而礼乐诗书缺孔子忧后世之无述也于是叙书上纪唐虞下至秦穆为百篇古者诗三千余篇于是删诗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三代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与鲁太师论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若夫礼乐之说遭秦焚书之变其详细不得而闻矣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禘祭于祖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羣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羣庙之主以从礼也禘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蹕老聃云曾子又问曰葬引于堦日有食之则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堦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疾患吾闻诸老聃云曾子又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輿机而往涂途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之也如之何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

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殤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子贡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泆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苾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女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橐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驹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酹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曾子事亲孝孔子闲居曾子侍坐因为之作孝经尝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孔子孔子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鲁国之法赎人臣妾于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贡赎之辞而不取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人受金则为不廉则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矣

哀公问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人乎孔子作色而对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务庄服使然也介冑执戈者无退

懦之气非体纯猛服使然也且臣闻之好肆不守折而长者不为市窃夫其有益与无益君子所以知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何也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对曰灵公之弟曰公子渠年其智足以治千乘其守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林国者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灵公贤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灵公说而敬之又大夫史鳅以道去卫而灵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鳅之入然后敢入臣以此取之虽次之贤不亦可乎

孔子侍坐于哀公赐之桃与黍焉哀公曰请食孔子先食黍而后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为食之也孔子对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谷之长郊礼宗庙以为上盛菓属有六而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丘闻之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菓之下者是从上雪下臣以为妨于教害于义故不敢公曰善哉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伯高之丧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摄束帛乘马而将之孔子曰异哉徒使我不诚于伯高

伯鱼卒

孔子编年卷五宋胡仔撰

己未鲁哀公十三年年七十

在鲁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吴王夫差将与哀公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率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率子男以见于伯今诸侯会而君与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且执事以伯召诸侯而以侯终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谓太宰嚭曰景伯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也世有职焉自襄己来未之改也若其不会则祝宗将曰吴实然嚭言于夫差归之子贡闻之见于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于说矣以实获囚以诈得免孔子曰吴子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实是听者之蔽非说者之拙

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其父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门人闻之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后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季康子又问之亦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宓子贱为单父宰孔子之兄子蔑与子贱皆仕孔子过蔑而问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袭学焉得习是学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亲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道阙也孔子不说往过子贱问如蔑也对曰无所亡而有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行之是学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益笃也孔子叹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尝有疾季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子路又使门人为臣孔子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吾国之士与之为治敢问如何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曰然则章甫絢屨绅带搢笏者皆贤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谓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轩者则志不在于食烹斩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则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今

之服谓此类也公曰善哉尽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庸人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闇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公曰何谓士人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则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专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踰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此贤者也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人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谓圣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孔子对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则丘亦无所闻焉公曰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庙门而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日出听政至于中冥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讓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可知矣緬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遠望覩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伍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信恇而后求智能者不信恇而多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身迹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能攻其道如何孔子对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和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违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讎也将与谁守公曰善哉于是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有天命非惟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岂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必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即此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谷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谷野生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大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遠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

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贪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非智士仁人持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

庚申鲁哀公十四年年七十一

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以赐虞人孔子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乃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先是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其文约其指远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然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在卫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弗与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及是西狩获麟孔子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遂以此绝笔焉

小邾射以句绎奔鲁谓鲁人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子路不许季孙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不言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言人之信之也

齐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吾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仪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康子曰吾闻勾芒为水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此则五行之主而不称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帝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龚工氏之子曰勾龙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业为贵神别称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统则其所以相变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则各从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驛

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尧以火德王色尚黄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独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将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播殖百谷者众矣唯勾龙兼食于社而弃为稷神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可与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颛顼其应五行而王数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哀公问曰寡人闻东益之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释贤而任不肖国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不祥有五东益不与焉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辛酉鲁哀公十五年七十二

在鲁

子路为卫孔悝家臣庄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子路召获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鲁子路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子路曰是公孙也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弑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下石乞孟廛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哭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而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季羔为卫之士师别人之足俄而卫有蒯瞶之乱季羔逃之走郭门刖者守门焉谓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罢季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者之足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说君也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适季氏康子昼居内寝孔子问其所疾康子出见之言终孔子退子贡问曰季孙不疾而问诸疾礼与孔子曰夫礼君子不有大故则不宿于外非致齐也非疾也则不昼处于内是故夜居于外虽吊之可也昼居于内虽问其疾可也齐太史子与适鲁见孔子孔子与之言道子与说曰吾鄙人也闻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之知竇贵也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将垂竇以贻后世遂退而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讓天所作也成汤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纪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

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着矣然凡所教诲束修以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将欲兴素王之业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两大吾闻圣人之后而非继世之统其必有兴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将施乎无穷虽欲辞天之作故未得耳子贡闻二子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曰岂若是哉乱而治之滞而起之自吾之志天何与焉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媾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葬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雕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乐无厌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自尽苦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政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迄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公曰敢问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

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烦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闻此言也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哀公问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对公曰寡人有问于子而子无言何也对曰以君之问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为对公曰其大何哉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援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此无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问是以缓对

时仲孙叔孙季孙三卿之子孙衰微故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壬戌鲁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

在鲁

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

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向右，二三子皆向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寝疾，七日而殁。夏四月己丑也。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莛藎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没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矣。弟子葬之鲁城北泗上。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于是皆心丧三年。丧毕乃去。独子贡筑室于墓，复三年而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絕。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祠之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孔子生鲤，字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遂作中庸。子思生白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

五十一。高生子顺，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顺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鲋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汉惠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汉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邛，邛生驩。